

● 秦文君 / 著 ●

秦文君

校园小说系列

寂寞 17 岁



江苏文艺出版社

• 秦文君 / 著 •

寂寞17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 17 岁/秦文君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9

I. 寂… II. 秦… III. 校园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44126 号

书 名	寂寞 17 岁
作 者	秦文君
责任编辑	刘健屏
责任校对	剑 冰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无锡春远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18 万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8—1569—9/I·1360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很静很静的雨夜，很淡很淡的灯光。

一个女孩子在这很静很静的夜里不知坐了多久，很淡很淡的灯光一直笼着她，还有她眼前的一本稿纸。

“明天开学。”稿子的第一行上写着这么四个字，字很漂亮。

“高三，我必须做到——”下一行比上一行多了几个字。

“第一，不害怕。”她这样写道。

不害怕？高三了她要做到不害怕？那不就是说她以前很害怕？可是她害怕什么呢？害怕老师，害怕学校，害怕成绩？

“第二，要用功。”

对，高三了，是应该用功。

“第三，不看闲书，不再投稿。”

“第四，不胡思乱想。”

“第五，”她写到这儿笔停了一下，眼神里闪出一丝不自信，然后很勉强地接上去：“像喜欢白杨那样的喜



欢数学，像喜欢李清照那样地喜欢数学老师。”

写完了五点，女孩似乎还想再写第六点，顿了顿后，还是没能想出什么，于是她就放下笔，撕下这一页稿纸，把它压在玻璃台板下，愣愣地看着。

“这样，我每天都能看见它了。”女孩喃喃自语了一句。

窗外，细雨无动于衷地继续下。

目 录

引 子

1. 校园才女 1
2. 现实不是幻想，也不是希望 21
3. 青雪、白杨和楚荆 33
4. 年轻真的美好！ 41
5. 模拟考失败 73
6. 女生宿舍里的悄悄话 85
7. 最爱的女生 93
8. 早恋的困惑 103
9. 既怕得到，又怕失去 118
10. 分享心事 125
11. 美丽的新年晚会 142
12. 乏味的寒假 165
13. 爱上不该爱的人 189
14. 茶楼里的故事 214
15. 昔日的爱情 240
16. 何去何从 257
17. 最后的会面 286



18. 纵然失去也美丽	298
19. 毕业典礼	316
尾 声	334



1. 校园才女

女孩子最美丽的年龄是 17 岁。

而绍市里有着最美丽年龄的最美丽的女孩子全都集中在绍市第一中学。

而一中里最美丽的女孩中的最聪慧的那一些，又全在刚开学时被分在八个毕业班里唯一的一个文科班里。

看看今早刚贴出来的那一份文科班名单吧。

白杨，高一时曾荣获全市小提琴比赛少年组第一名，从那以后，她凝神拉琴身影时常出现在电视台的节目中。

夏天，曾在全国硬笔书法比赛中获一等奖，至今那一张刊有这消息的剪报还躺在校长周江的写字台板下，尽管它周围的几张剪报已几次易主。

江晓燕，去年全市英语口语大赛中唯一的特等奖获得者。因为她那一次口语大赛根本不像前几届那样在赛前把一篇文章念熟了然后在台上重背一遍，不是的。那天刚好有一外宾团参观，她便做了临时翻译，听力、口语都相当精彩——确实精彩！于是当场授予一个特别奖。

童慈，早在初中时她的作文就在全省获了奖，并在一个暑假里免费去了一座海滨城市旅游，据说在那次“未来作家之旅”中与不少名家合影留念。

青雪，她的好几篇诗歌与散文已在省市报刊杂志上发表，她还是绍市一中《树人》文学社的副社长。

还有方芳，典型的都市阳光少女，她几次被电视台邀请为少儿节目特别主持者，因为她出众的容貌和一口好听的声音。

等等等等。

然而，并不是所有聪慧的女生都是成绩优秀的，就像青雪，就像方芳。

开学第一天。

当青雪睁开眼睛时，就感觉不对劲，慌慌张张地看一眼台上的手表，已经六点半了。“都怪昨天这份难写的决心！”她嘟囔了一句。

是啊，昨晚为了搞出一份“决心表”，再搞出一份“作息表”，弄得她心烦意乱，到很晚了也没睡着；结果现在，开学第一天就没能按作息表和决心表中所写的进行，这岂不是一个很不好的预兆？青雪觉得那经常压着她胸口的沉重又逼上来了。

匆匆忙忙的换了衣服，然后跑去走廊，取昨天晾着的书包。老是下雨，也不知书包干了没有？她着急地想。现在“一帆风顺”简直永远与自己无缘！青雪一脸

沮丧地跑到房间外，却在一瞬间猛地刹了脚，双手不由自主地护住了眼睛，怎么有这么明晃晃的太阳？

真的，连续下了几天雨。把人的笑脸都下没了，也把本就善感的青雪变得又郁闷又压抑。可是现在，明明白朗的阳光就出现在眼前，确确实实地照着阳台上那十几盆水灵灵的植物，照着干干净净的栏杆，怎不让人惊喜！青雪怔怔地立了一会儿，然后眯着眼睛抬头看看天，天是蓝的，那种蓝是蔚蓝而不是阴蓝；回头看看身后的墙壁，壁是淡黄色；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沐在阳光中也是呈现着温暖的淡黄色；青雪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喜悦与激动慢慢地涌上来，涌上来。先前的烦闷和阴郁便在早晨的阳光中淡了，轻了。

晨曦，这就是晨曦！她笑着想道。

是啊，“晨曦”真是一种神物。她能把没有生命的静物给巧妙地安上种种色彩；而更高明的是，她能神奇地在瞬间赋给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以新的情绪和新的思考。

当青雪跨进新课室时，已有一半的同学入座了。她一眼认出了好友白杨，她那一米七的高个子的个子太明显，青雪冲她微微一笑，白杨轻轻点了点头。

从座位表中找了自己的座号，却发现了同桌竟是以前与她同在文学社里共过事的童慈，童慈没等青雪放下她的书包就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我们成同桌了！”

青雪欢喜地点点头。记得当时在文学社里工作时，





青雪的宁静给了童慈很好的印象，而童慈的关切和热心肠也好几次让青雪感动。她们一起编稿，一起打印，一起装订，这都是很令她们开心的活儿；但更让青雪不能忘的，是几次一道儿开会。一到那时青雪都要往后躲，然后掏本单词小册子背单词，她不喜欢开会，再说她也知道自己成绩不好，不愿浪费时间，于是只好这样抓紧时间用功。这时若是其他人看了，必会责怪她不合时宜的用功，但童慈却善解人意地笑，没说什么。倒是用她的身子挡住了主编的视线。偶尔童慈也会问一问她的月考或期考成绩，青雪总是想害羞地掩饰过去，于是她便善解人意地终止问题，然后自己补充一句，“我考得不好！”这一切都很让青雪感激，那时甚至想若与童慈是同班同学那该多好！眼下她们真的同分到了文科班，而且还是同桌，青雪当然高兴。

青雪取过童慈写了名字的课本，望着副页上那两个被写得极男性化的字，好奇地问她名字的由来，童慈笑着说：“我爸是医生，我妈是护士，所以给我起的名字叫童慈，给我妹取的名字叫童仁，希望我们对别人都友爱仁慈！”

“你对别人确是挺友爱的！”青雪由衷地称赞了一句。

童慈又笑笑，没在意。

“暑假里有没发表文章？”童慈问。

青雪摇摇头，“没写。”

“为什么不写？你从前不是经常写的吗？”

“没时间。”青雪老实地回答，“要考大学了，我得用功。”

“我觉得你任何时候都是用功的。”

青雪脸一红。是的。她也承认自己任何时候都是用功的。然而她的用功没用。她的成绩时时表明了，她愈用功，就会愈显得愚笨。

“不过听说楚荆不久前在省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随感。你看了吗？”

“没有，我还不知楚荆是谁呢。”

“以前与我同桌，现在也在这文科班里——可惜那篇文章我也没有看，什么时候去找来看看。”

“你呢，你近期写了什么了吗？”

“我？没有。”

“为什么？”

“没灵感！”

青雪笑，没再说话。真的，“文人”（假如她们也算得上“小文人”的话）一凑到一块儿，嘀咕的常是这一些。当初在文学社时，各社员只要一聚会，劈头就一句“有什么发表了”？这种问候方式犹如商人们一见面就盘问“你今年赚了多少钱”？或者官员们一句“你们那儿形势怎样”一样。

童慈打开了英语课本，青雪发现她已在新课本上划满了条条道道。青雪一阵内疚：自己的课本中还清白一



片呢。都怪昨天那份决心表！

“我还不知道今天的课程有哪些？”青雪又一次发现这个开学对自己来说实在太仓促了。

“先是英语，然后数学……”

“喔——”童慈没说完，青雪就悲叹一口气，对于她，最头疼的是英语，最可怕的是数学，怎么全挤到一开头？真是一个极糟糕的兆头。

“没事的，老师都挺好的，你不用怕。”童慈赶紧安慰道。

“是吗？”

“是吗”这是青雪的口头禅。人家告诉她好消息时。“是吗？”她问，又惊又喜又不敢相信地问。人家告诉她坏消息时，“是吗？”她问，又惊慌又无助又想证实似地问。人家告诉她既不是好消息也不是坏消息时，“是吗？”她还是这样问，语气轻淡的，不置可否的，与自己无关似的问。

“是的！数学老师是个年青的，很喜欢跟学生玩，英语老师是个半老的，很有才学……”

然而青雪没能听进去，她想到了高二时的那个数学老师——那是个怎样的数学老师呀！每一次考试都要把成绩按次序排好然后给贴出来，考一次贴一张，一直贴到期末，密密麻麻的一排，让本班的，别班的，甚至外校的学生观看指点！每当这时候，青雪总有一种掉入冰洞里的感觉，冰冰的，麻麻的；又觉得自己像那街上被

人牵着戏耍的猴子，被剥去了所有的隐私和尊严……青雪实在害怕那段时间，那时候她简直被逼得想死。

童慈似乎感觉到了青雪一下子变得忧郁的心情。她愣了愣，没再说话，只是轻轻地把同桌那滑到脸庞上的柔软的黑发卡在耳后，顿了顿，然后又拍拍她的肩，称赞道：“多美的头发呀！”

青雪略抬起雾雾的眼睛，感激地笑笑。她知道童慈是在转移话题。

“很快要上课了。你带笔记本子吗？”

青雪翻了一阵书包，摇摇头，完了，这学期完了！连连出现这样的预兆，怎会不完蛋？

“先把我的拿去用吧。”

青雪接过。昨晚和今早我的脑袋都有点毛病，她这么想。不，何止是昨晚和今早，所有时间都是！

好在这时候上课铃响了，英语老师准时地走进教室，不然青雪又会自怨自艾好一阵。

青雪不甚仔细打量了老师一眼，大约四十来岁吧，不高不矮，只是有点瘦。不英俊也不难看，很普通的一个，不过她注意到他的眼睛虽不大但很有神采。

“Good morning, my dear friends, my name is YanHan. I'm very lucky to get to know you in the last schoolyear. I know the feelings of most of yours and hope you'll persevere. It'll be a hard journey! If necessary, I'll accompany you. However, please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it's you who are



the masters of your own fates -- 'Toda we' ll have a new lesson: persever - ance.

英语老师一大串流畅的英语说得大家一愣一怔的。青雪正呆着，她听到身后传来几声压低的声音——是青雪身后的一名男生把英语老师的话逐句译成汉语。

“早上好，我的朋友们！我叫严寒。我很有幸在最后一个学年里认识你们。我很了解你们大部分人现在的心情，我希望你们能凭你们的坚强意志顺利地走完中学阶段最后一段路程，我知道，行路难！必要时，我愿意陪你们同行。但是，千万别忘了，决定自己命运的只能是你们自己。——今天我们将上第一课《坚韧不拔》。”

严寒继续讲课，他说得清晰而缓慢。后面那男生继续轻轻地练习着他的口译。

“威廉·亨特在他 12 岁时，为了买到梦寐以求的地理书，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经过五次失败，终于在第六次努力中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三十年后，他又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挽救了整艘轮船上所有旅客的生命。这是《坚韧不拔》的梗概——事实上，生活中的许多事都不是一帆风顺。人们总是在重重困难中缓缓朝目标前行。从最后的结果看，成功与失败相差甚远，但就从中间的过程看，失败与成功往往只一步之差，那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他是无奈地放弃了还是咬牙坚持着。我的朋友们，请记住，在这最后一年中，你们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

青雪静静地听着，她的脸上有种深思的表情。进入高三，鼓励的话听得太多以致觉得乏味苍白，但英语老师的这两段话却让她产生一种新的冲动与激情，不知什么缘故，她的眼前似乎出现一幅极熟悉的画面：春天，漫山遍野的野草；春天，迎风招展的山花；春天，欢悦奔腾的溪流……她觉得，在她心底慢慢地升腾起一种曾被久久沉淀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感情，她也不清楚。但是这份感觉让她想起了今天一大早的那明媚的阳光！

严寒的目光掠过全班的学生，待了好一会儿，然后他问道。

“This 's al for the text. Any volunteer to retell the story?”（现在课讲完了。谁愿意主动用英语复述一下这篇文章？）

教室里寂静如无人。

“Any volunteer?”严寒微笑着重复了一遍。

青雪感觉到身后有个男生站了起来。

“This is a affecting and mounful story……”

青雪一愣，他的声音好熟悉！她转过头，却只看到一张有棱有角的极其陌生的脸庞。青雪困惑地努力回想，“他是谁？”

“It is just the perseverance that help him to go straight to success——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青雪一边惊叹他流利的英语一边仍在极力回想：他究竟是谁？”

“Good, very good! Thand you!”严寒待他的学生复



述完毕，便毫不掩饰地流溢出他的欣赏之情。男孩直直地坐下了。

“And then who would like to have a try?”（谁愿意再试一下？）严寒又问。

左前方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站了起来。她的口语使用得很娴熟。语音语调比起前面的男生，也毫不逊色。待女孩坐下后，童慈就悄悄地说，“她就是江晓燕。”

青雪羡慕地点点头。

青雪从来都不大有自我表现的欲望。所以当她注意严寒的目光两次掠向她时，都羞愧地轻轻低下了头。

下课铃声终于敲响了，青雪暗暗舒了一大口气。

严寒带了课本平静地走下讲台。走出教室前。他回头注视了一眼青雪。青雪轻笑着目送他离去。“他会是个好老师，我的好老师！”青雪有这种感觉，这个感觉让她振奋和欣喜。

当英语老师跨出教室时，一个身影突然从青雪身后站了起来大步赶上了他。看着那背影，青雪怔了一下。

“童慈，你知道他是谁吗？我怎么觉得好熟悉！”青雪指着刚消失的背影问。

“林墨，你难道不认识吗？英语科代表，也是我们市教育电台英语节目的主持人。”

“喔，鼎鼎大名的林墨！”

“这个小小文科班人才确实很多，不是吗？”

青雪点了点头。